武漢形勢無新發展

馮部到漢說未証實　總工會等確在收束

關於武漢情形、據昨日本社所接滬漢專電、似尚無顯著發展、迄今所已確知者、惟總工會糾察隊繳械、及共產黨籍之武漢政府委員辭職等事、至電通社所傳馮玉祥軍到漢之事、昨該社續有報告、但其他任何方面俱無此消息、故其確否甚爲疑問、依一般情況判斷、漢口實辦理共產黨退出之事、然是否汪精衛等已贊成合併於南京、尚不能斷言、其有可注意者、則下游軍隊、尚準備開赴漢口是也、

（一日午後七時發上海專電）外訊、漢口俄領事令、俄人全部於二十四小時內退出武漢、鮑羅廷已購船票、

（又午後二時電）下游軍隊、移動甚秘、某軍長今日可由江北回鎮江、即上溯調度、

（六月三十日午後四時發漢口專電）總商會因中央黨部諮詢店員工會應否存在、正擬徵各幫意見、漢口商民協會宣言、結論謂店員有組織團體的必要、店員工會應否存在、其權限完全屬於黨本部、不能加以主張、但要求在改正其組織、糾正幼稚病、而與中等商人切實結成革命聯合戰線、

東方社漢口二十九日電云、最近當地反共派抬頭、總工會形勢、已陷於不利、總工會自動將糾察隊解散、一切彈藥二十九日移交武漢衛戍事宜辦事處、唐生智部下數十名到總工會監視、總工會復向童子軍發出命令如次、一、交還以前發給之棍棒、二、中止一切活動、三、不得濫用制服、四、禁止糾察行爲、五、十六歲以上者不得加入童子軍、並命十六歲以上者交還制服、

合衆社漢口二十九日專電、此間各工會如全國勞工協會及鄂省總工會等處之武裝糾察隊駐地、本日均由衛戍司令部下令派軍隊接收、緣昨晚勞工領袖及軍事當局開會協商結果、各糾察隊乃自動將械彈交出、本日早首次派至各工會總部從事保護之軍隊過多、故即行遣回原防、至過午則只見數名軍士於各工會門前站崗而已、該各工會內職員但照常辦事、勞工部長兼全國勞工協會長蘇兆徵於接見本社代表時、稱今早大隊軍人分遣各工會一節、經該會婉商衛戍司令「李平祥」後、當立即下令撤去、故已和平無事云、

漢口七月一日路透電、共產派之農民部長譚平山業已稱病辭職、鄧演達及其他之共產份子亦已預備離漢云、

邢士廉赴晉有兩種任務

考察實情與試商妥協

北京特訊、北京城內、三數日來、妥協空氣、已陡然高起、惟妥協前途、究竟如何歸着、政界中對此、樂觀者似不多、聞此次邢士廉偕李慶芳赴太原、邢除面商閻外、尚有其他附帶任務、奉方對妥協固甚熱心、而同時外之各方態度、亦極關心、晉閻與張、信使雖迄未斷、而奉對晉之眞正態度、點、終不無懷疑、晉方雖迭次解釋、然觀京綏路雙方之各扣車輛、運兵、與京漢線奉軍之嚴爲戒備、足證奉普間疑雲、未能盡消、邢氏到晉、聞於晉方對奉之眞正態度、亦在隨地考察之列、再則閻馮關係如何、與奉晉妥協前途、其有影響、自徐會以後、閻馮兩方聯絡之程度、究至何等、亦爲亟欲熟知之一事、再次將馮　閻間、關係如何、與北方時局、尤有關係、故亦兼欲偵知、以爲應付、至邢到晉後之眞正情況、猶無確訊、並聞奉方之意、如閻眞能與奉合作、河北守卿之責　仍將請晉爲助以過馮軍過河　、但是否已向閻表示、端視閻之態度而定、不過以現勢言、此事殆多半無望也、（七月一日）

兗州前線無變化

孫軍移防泰安界首

魯南前線、昨仍在界河、似仍無戰事發生、其最可注目者、爲孫傳芳軍之移防泰安一帶、據濟南來電云、自三十晚起、膠濟路之孫軍陸續由濟南南下、截至昨晨止、已有十餘列車之多、並聞已指定泰安界首嵩德張夏四處爲該軍駐防之地、

濟南通訊

直魯聯軍退守界河之後、前敵總司令許琨、將前敵總指揮移設在兗州、連日招集前方各將領、討論防守事宜、許氏於昨午階同第十三師師長顧震、赴界河視察防地、並指揮建設溝壘、當軍長陳調元、因與馬玉仁協商條件未妥、在臨城發生衝突、繼經白崇禧派代表出面調解、風波始息、晚間馬部始盡數開回徐州、故近二日內、魯黨兩方無接觸也、總司令張宗昌、以前方軍事、已趨於積極、昨晚在軍署招集軍事會議、列席者、爲孫傳芳、第二十軍軍長李寶麟、第六軍軍長徐源泉、第五軍軍長王棟、總參謀長馬敘源、參謀長令狐良等數人、迄夜十一時始散、聞對於駐膠東之孫傳芳軍、已決意開拔、以泰安爲集中地點、孫氏於二十八日夜十二時由禹城來濟、下車後逕赴軍署、謁張詳詢前線情形、而對於後防布置、亦有所討論、今早四時、張氏帶同參謀數人、往辛庄檢閱留守各軍、八時即返、今午有孫軍鄧俊彥之一部、由濟縣開到濟南、當晚轉開泰安、膠濟站所備軍車於昨今兩日、東開者、計有六列、聞係備孫軍輸送之用、大約日內孫軍即大批動員矣、（二十九日）

外電消息

魯張公電

東方社濟南三十日電云、孫傳芳軍今早八時自濼縣乘十列車開到約一萬人、即換津浦車急赴鄒州、津浦線界河一帶集中之魯軍約五萬人、防備嚴重、南軍之進擊困難、

京訊、張宗昌昨日有電到京、向某方面報告魯南軍事情形、摘錄如次、

（上略）此間戰況概述如下、（一）濟寧方面、劉軍長志陸已率騎兵反攻鉅野、進援曹州、驅逐張馮之騎兵、潘軍長鴻鈞率同全旅、反攻金鄉、規復單縣、（二）鐵路綫方面、暫守界河、不日即行進擊、（三）沂州方面、戰況甚佳、劉調王冠軍旅及騎兵李冠儒旅前往增援、以期一致還平、（下略）張宗昌三十戌、

公使團與外交部

問閣員履歷

京訊、奉張就職及新閣成立後、外團對於張就職通知、固早已完全復齊、而前昨等日、各國公使、先後赴外部訪謁王蔭泰與晉者、絡繹不絕、在京各使、大致均已與王與晤過、中有談話時間越二三小時者、聞所談、非有如何重要、但對新閣、則詢問獨詳、各使之意、以閣員中、除外王而外、多向不審知、名字太生、故多有向王詢問履歷者、各使對京局、尚未十分流熟不滿、但間亦表示、北京應有強固之政府、最好能與寧蔣聯合、不過不必定爲今日之某要人耳、（七月一日）

西山派從此憂彈冠

國聞一日下午二時上海電、昨晚軍政機關、以歡迎忠實同志名義、開會歡迎張繼等舊西山派分子、鄒魯居正等均到、從此可露面工作、

日使館否認

日兵便衣赴濟

京訊、連日外傳青島日兵已著便衣赴濟之說、今日日使館方面、否認其事、謂日兵無便衣制度、並無其事、僅沿膠濟路大站、則駐有日本軍官、任聯絡員事務云、

滬人力爭市民權

明日將全體罷市

（一日午後一時上海專電）華人納稅會新執行委員就職、選王正廷等爲常務委員、決江（三日）全市休業、示威、

（國聞社三十日下午八時上海電）工部局宣稱、加增巡捕捐、僅因預算缺四十萬兩、但預計加捐收入、數倍於此、現因反動烈、決於下月內、邀重要團體商洽、西人照收、華人暫緩、但未言取銷、納稅人仍進行抗捐、決開全體房客大會、總商會並請寧外部抗議、

孫傳芳戰不忘和

王湘南下之使命如何

北京通信、魯戰局一變、孫傳芳移師津浦、將於桑梓一顯其身手、然鮮知孫者、則謂孫氏隨戰隨和、是其慣性、今猶是焉、據某軍事專家之言曰、孫氏以五省聯帥、轄兵近四十萬人、才半年餘、敗退鄭封、局促於數縣中、槍不及四萬枝、可謂失之意外、亦可謂失之意中也、當孫之親信某某兩要人對人言、去年春、孫即知蔣之非易與也、曾派賄選議員王乃昌赴粵通好、約以共同奉魯、將百里何成濬陳其孚居中斡旋、蔣許之、至夏秋之交、兩方信使尤繁、及至蔣已入湘境、蔣百里何成濬陳其孚居中斡旋、蔣許之、至夏秋之交、兩方訂約將成矣、乃以蔣部忽宰宰鄉之西官頭、孫溥令事實而言爲子、謂蔣有意輕己、遂整兵入贛、然猶派蔣伯器等赴漢、而使蔣略以退讓而已、乃蔣竟亦本無戰意、不過欲以示威、而使蔣認孫爲眞有戰意、遂以啓釁、孫不幸而敗、此得非出之意外、而精華則僅盧香亭謝鴻勛之兩師而已、自至九江、逍遙河上、始終未下陸一步、未聞砲一聲、如此一敗於贛、其敗豈得謂非意中、乃一敗於贛、再敗於浙、李烈鈞鈕惕生等出而言和又不成、遂至敗至轄三敗於滬寧、陳公俠楊邦藩孫發緒等出而言和又不成、最後反攻至揚州、陳調元等又出而言和又不成、遂至敗至轄境以外、乃走北京擁奉張爲元帥、候其就職、乃始回京、乃一反在京仍集舊某舊某等密商自全之法、初懼奉方與蔣之和成立、而自身在被處分之列、乃間接電新近投南而得司法部長之王寵惠　探詢蔣張間之條件、繼得王覆電言、此事殆多半無望也、

孫傳芳軍之使命如何

王湘南下

王湘爲全權代表、於日前坐鎮京九離津南下、聞達徐州、袁氏叛國乃復失敗現又到徐州、而兩革命軍似袖任此會晤、是南北革命勢力結合、此便爲統一之初步、吾人今日實可預慶革命完成、次馮代表何其鞏演說、謂馮總司令抱恙、謹代表致詞、西北國民革命軍自全體服從三民主義以後、永矢弗渝、此後仍當努力奮鬪、討奉反共、刻下革命軍雖告勝利、仍當視爲緊要關頭、肅清餘孽、以防反動、末由王天培演說、主旨在分工合作、因材使用、建設新國家、時已六時、乃大呼口號而散、至各委員與蔣馮所決黨國計畫、尚守秘密、惟聞馮氏於十九日晨到徐後、即與蔣總司令迭次暗談、蔣令馮先行肅清河南、剷除反動派、鞏固中原、蔣則照原定計畫、三路入魯、蔣馮兩部軍隊、由津浦京漢兩線、會師京津、閻錫山方面、由馮聯絡會合之、昨晨（廿一）蔣馮及各委員又有會議、軍事計畫、大致確定、黨務方面、決一致清除共產派、擁護南京國民政府中央黨部、馮氏以在徐州會議已畢、已於昨日午後原車返豫、蔣總司令亦以在徐、佈置妥貼、今（二十二）晨偕中央各委員返寧、清晨九時、地方各公團領袖即到站歡送、各界以事前未知、多不及參加、七時蔣率總部人員、偕同胡漢民吳稚暉李烈鈞張靜江蔡元培李石曾鈕永建及李鳴鐘方本仁等、分乘汽車蒞站、與歡送人員周旋後、即行登車、七時十分、開車南駛、隨將來徐之西報記者、亦同車南返、惟總司令部政治訓練部以須在徐指導紀念沙基慘案、尚未同行、約於二十四日南下、聞蔣總司令以籌劃北伐軍事已竣、最近暫無來徐之必要、花園飯店行轅尚有少數職員憲兵、或將與政治訓練部一同南返、

外人目中之南京附加稅

△若提抗議　△則爲承認政府

△郭泰祺嘲弄之　△何不去問北京

上海六月三十日路透電、海關附稅處督辦、今日佈告奉南京財部令、於華會議決現行之二五附加稅外、所有進口之奢侈品、自七月四日起一律增加二成五、以按值抽稅計之、進口奢侈品稅、及物百分之十、英商苟不照納、同勢必不能提取進口貨物、同時南京政府已往財政部六月二十九日關於裁去厘金增加進口稅之呈文、並令該部着手裁厘、及規定一新稅單根據進口奢侈品納稅百分之三十、其他物品納稅百分之十二分半之定則、至烟酒類則屬例外、現行烟稅確已達百分之五十、酒及酒精將納重稅、亦屬彰然之事、

此種忽加之稅收、及去春之更益增加之重稅、自係與外商作劇、尤以已定購貨合同之商人爲甚、商會現正極力反對此種新稅、於中外現行商約止相抵觸也、南京政府雖然焦急、用種種方法以增加稅收、但如因征稅而產生國際干涉、由列强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議、即與承認南京政府無異、則又其所至願者也、反言之列强提起抗議時即可視有含有承認現行條約不再有效之意、即不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議、而反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議、已破壞條約之效用也、觀淞滬交涉使、在答覆英法日總領事抗議通牒時、即以嘲弄的口吻、勸其向北京提出抗議、即與寧蔣聯合、不過不必定爲今日之某要人耳、（七月一日）

美使不在京

△並未提議增兵

京訊、日前京中報紙、紀載本星期三使團會議、討論華北警備、聞是日雖有會議、實未如所傳之甚、其有謂美使曾提議各國增加京津駐兵者、今日美使館向往訪之人員、否認其事、謂美使馬克謨氏、已赴西山避暑多日、當日並未在京、故亦無從出席提議云云、

太原短簡

晉閻欲赴晉祠養病未果、因爲左右勸阻、暫時作罷、惟閻之胃病確不輕、而徐州會議以來、其病狀似尤纏綿也、對於保境事宜、仍積極進行、近日對京漢方面、似已不注重、連日徵發車輛頗多、係往京綏線運兵、

徐州會議餘聞

二十二日徐州訊、蔣馮任徐會晤、關係至鉅、中央執監及政府委員、因亦聯翩來徐、解決軍國大計、十九日晚此間各界即預備歡迎、二十一日晨七時、各委員專車由寧到徐、時天尚未曙、各界未及赴站、蔣總司令率各軍官至站迎接、胡漢民李烈鈞張靜江李石曾蔡元培吳稚暉鈕永建等七委員、下車後即赴總部休息、馮玉祥旋亦來晤、午間蔣宴各委員及馮、談次甚洽、午後四時、各界在二女師開歡迎會、到萬餘人、開會行禮畢、首由將致歡迎詞、謂各委員負黨國中樞重任、實爲民衆救星、馮總司令努力北方革命、亦是北方民衆救星云云、次胡漢民演說、謂南方革命成功、北方革命開始、兩革命軍相提携、前途應甚抱樂觀、惟共產擾亂、致打倒、以建設長治久安的國家、次蔡元培演說、謂革命事時期漸過、建設時期開始、最要實施黨化教育、培養黨的人才、以爲軍國之用、尤須取黨的方式、注重小學教育、以端始基、次吳稚暉演說、謂辛亥革命軍曾到達徐州、袁氏叛國乃復失敗現又到徐州、而兩革命軍似袖任此會晤、是南北革命勢力結合、此便爲統一之初步、吾人今日實可預慶革命完成、次馮代表何其鞏演說、謂馮總司令抱恙、謹代表致詞、西北國民革命軍自全體服從三民主義以後、永矢弗渝、此後仍當努力奮鬪、討奉反共、刻下革命軍雖告勝利、仍當視爲緊要關頭、肅清餘孽、以防反動、末由王天培演說、主旨在分工合作、因材使用、建設新國家、時已六時、乃大呼口號而散、至各委員與蔣馮所決黨國計畫、尚守秘密、惟聞馮氏於十九日晨到徐後、即與蔣總司令迭次暗談、蔣令馮先行肅清河南、剷除反動派、鞏固中原、蔣則照原定計畫、三路入魯、蔣馮兩部軍隊、由津浦京漢兩線、會師京津、閻錫山方面、由馮聯絡會合之、昨晨（廿一）蔣馮及各委員又有會議、軍事計畫、大致確定、黨務方面、決一致清除共產派、擁護南京國民政府中央黨部、馮氏以在徐州會議已畢、已於昨日午後原車返豫、蔣總司令亦以在徐、佈置妥貼、今（二十二）晨偕中央各委員返寧、清晨九時、地方各公團領袖即到站歡送、各界以事前未知、多不及參加、七時蔣率總部人員、偕同胡漢民吳稚暉李烈鈞張靜江蔡元培李石曾鈕永建及李鳴鐘方本仁等、分乘汽車蒞站、與歡送人員周旋後、即行登車、七時十分、開車南駛、隨將來徐之西報記者、亦同車南返、惟總司令部政治訓練部以須在徐指導紀念沙基慘案、尚未同行、約於二十四日南下、聞蔣總司令以籌劃北伐軍事已竣、最近暫無來徐之必要、花園飯店行轅尚有少數職員憲兵、或將與政治訓練部一同南返、

鮑羅廷赴過去

征稅而產生國際干

◁中外注目之鮑羅廷

△財政廳決辦徵收南京房捐三個月、助四期北伐軍餉、

△財收會議俟（二十八）開會後、即可閉幕、古（應芬）一周內回粵、

△來寧之土耳其駐日代辦、對黨軍表同情、爲優禮接待、擬住一周離寧、

△財部遵中央銀行籌辦費二萬元、並議撥二五庫券作基金、

△蔣偕丁乃揚昨晨九時、赴湯山沐浴、即日回、（廿七日）

劉偉部調德州

△吉軍調回廊房

京訊、奉軍幹部、前爲鞏固津浦後防起見、曾調張作相部之吉軍、至德州駐防、茲聞軍部因軍事佈置利便關係、業決定將原駐德州之吉軍、調回廊房一帶駐紮、另調第三四軍團部十一軍劉偉所部、前往填防、劉部現已由保開始輸送、聞此後津浦後方防務、將由三四軍團負責云、

各國與裁厘

京訊、南京政府擬於八月一日起裁撤厘金、並徵加附稅、各國對此、頗爲注意、聞日使館方已決定　令駐滬總領事、向寧當局提出抗議、其餘各國、尚無何表示云、

鮑羅廷夫人

鮑羅廷夫人

俄人鮑羅廷爲第三國際之命、來中國參與革命、被組國民黨、其勢力爲歷來客卿所僅見、雖鮑將迭去、未已、然證實其人自英國回國之後、電傳鮑羅廷仍在漢口繼續其活動、惟英國各島亦使柏氏絕望、彼遂轉赴斯干的那維亞各地、而復返俄、柏氏在其未抵中國以前、仍非現在所稱之鮑羅廷、亦仍未覺得其現有之環境也、迨氏得孫中山及其他革命領袖之信任、不久遂爲廣州革命運動之領袖人物、鮑氏夫人於一九二二年雖開支加哥來華後、亦得在華人中執掌大權、鮑氏所宣傳之共產主義、現爲國民黨一部所反對、現在國民黨之爭鬪爲左右派之爭、鮑氏則屬於左派者、自下鮑之夫人雖被因於北京、以俟審判、惟鮑則仍在漢口繼續奮鬪、此間俄人與急進團體、曾記憶鮑氏夫婦均爲儀容清秀、智力機警、有方法而具熱心之人、且將能成大功、與能領袖於任何事業、與任何社會中者、鮑氏之友人某、謂米出爾氏如任支加哥執律師之業、則彼必已成爲該地成功最大之律師、惟因氏所抱之志願、欲使平民皆有執政之權、故運用其偉大之組織能力、以爲此志願而奮鬪也、當其在支加哥時、鮑氏名柏喜、而具原名實爲格魯森柏也、彼幼時即由俄入美、談英語頗流暢、其夫人範尼珂陸克亦然、彼等於法爾巴來索大學及學生時、即已相識、彼等注意該處之僑民、大都曾受高等教育者、惟不亦須讓大元帥先發、以免張帥之誤會、孫電遂暫停、而萬鴻圖王湘到津、與孫約某大政客協議再三、結果遂決、派王湘爲全權代表、於日前坐鎮京九離津南下、聞達徐州、袁氏叛國乃復失敗現又到徐州、而兩革命軍似袖任此會晤、是南北革命勢力結合、此便爲統一之初步、吾人今日實可預慶革命完成、次馮代表何其鞏演說、謂馮總司令抱恙、謹代表致詞、西北國民革命軍自全體服從三民主義以後、永矢弗渝、此後仍當努力奮鬪、討奉反共、刻下革命軍雖告勝利、仍當視爲緊要關頭、肅清餘孽、以防反動、末由王天培演說、主旨在分工合作、因材使用、建設新國家、時已六時、乃大呼口號而散、至各委員與蔣馮所決黨國計畫、尚守秘密、惟聞馮氏於十九日晨到徐後、即與蔣總司令迭次暗談、蔣令馮先行肅清河南、剷除反動派、鞏固中原、蔣則照原定計畫、三路入魯、蔣馮兩部軍隊、由津浦京漢兩線、會師京津、閻錫山方面、由馮聯絡會合之、昨晨（廿一）蔣馮及各委員又有會議、軍事計畫、大致確定、黨務方面、決一致清除共產派、擁護南京國民政府中央黨部、馮氏以在徐州會議已畢、已於昨日午後原車返豫、蔣總司令亦以在徐、佈置妥貼、今（二十二）晨偕中央各委員返寧、清晨九時、地方各公團領袖即到站歡送、各界以事前未知、多不及參加、七時蔣率總部人員、偕同胡漢民吳稚暉李烈鈞張靜江蔡元培李石曾鈕永建及李鳴鐘方本仁等、分乘汽車蒞站、與歡送人員周旋後、即行登車、七時十分、開車南駛、隨將來徐之西報記者、亦同車南返、惟總司令部政治訓練部以須在徐指導紀念沙基慘案、尚未同行、約於二十四日南下、聞蔣總司令以籌劃北伐軍事已竣、最近暫無來徐之必要、花園飯店行轅尚有少數職員憲兵、或將與政治訓練部一同南返、